史通削繁

史通削繁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

致字原作故字不誤梁武方撰通史故以其不經而識之小說耳

遮字一作摭字是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見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玆寶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後石（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也）涼蜀遼漢符氏兼之（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爲秦所敗而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廿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符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

記符堅以王猛爲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磐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拔此符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末能有蜀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皝子儁取鄴卜薊遷鄴儁子嘩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城徙嘩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前秦錄堅入鄴宮閣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平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拔此符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與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道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令丕率慕容嘩等寇襄陽揚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堅以其中興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拔此符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果寇襄陽辛大得志

殷芸小說

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群書隋書經籍志小說十卷

梁武帝勑司徒左長史殷芸撰直齋書錄解題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案劉餗即知幾子也微之此條或題之非史不待辭矣

蕭方等[illegible]紀[illegible]諸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刪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弟弟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書藝文志亦誤刪等字又按隋書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爲万而譌万爲萬也

宋求漢事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謂皇家撰晉書

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楊王孫見品藻篇**伊籍**三國蜀志伊籍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稽之機捷猶皆如此權扶與之

劉伶

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善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餘見書事篇

宋略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頗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

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之其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必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若其事甚末乖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紓憤言欺叙且所爲蕪穢本末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

界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叙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備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除徐傅官詔

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又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鳴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囫太祖即文帝也其二人除官詔沈書不藏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而崩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

宋書二凶本傳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能召人劭與始興王濬數事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上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劭詐上詔人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爲世祖撫軍主簿世祖初鎮潯陽還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共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乃至爾日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擬李夫人賦

宋書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愛冠諸子淑儀薨追進貴妃諡曰宣上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淒其有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

見補注篇

罪許曜詞

宋書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數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胗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

一劉湛疾曄卽損因成周旋熙先以曄膂幹因告逆謀曄許爲內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因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曄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北齊諸史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視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

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

知古二句出論衡謝短篇
一物二句出陶宏景傳

了然可知由斯而言砌之所錄其爲宏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其北齊國史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處士王孫（後漢書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漢書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

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楚太子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爲夥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

橋爲圯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傖

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爲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

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敵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槍反爲所敗笑曰幾爲虜嗤北史僭燕傳闞中諺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

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

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填詞家言俺們我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傳昭公三年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个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迺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補〕會敵體相卿儕唐以來下已則稱爾汝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必籍多聞

籍與藉通

中州名漢

〔北齊書〕而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咸習邊胡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

關右稱羌

〔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

報曰李生久逐羌所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集洛陽齊將段韶目兩羌闕遁胥旨之病損二傳言羌正指闕有言臣奴宋書劉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詐曰奴與南有隙云云下自釋云孱下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北齊書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在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來能足朱墨所圖圖與塗通武定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為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北齊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

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淸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客氣〔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

令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刪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尙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援令取其書覈之原有斷王劭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柳虯見史官篇牛宏見世家篇唯憑本其中加潤色原注按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

隋書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遷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 隋書劉臻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猶未悟據牀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爾盼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 隋書王劭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持論微有固意綠子元但王襃貶不論文章故也論其一家之學則所論可存若論意旨於行墨之外則更有說焉若氏潤氏之評皆持平之論也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

而聚成令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
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
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
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
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
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
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
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欵曲詔策頻
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
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

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荆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詔。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公孫宏傳贊 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紀末 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

謝靈運傳論 其畧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 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 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飈流所 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 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 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翰林補亡二句 原注李充 撰翰林論

虞摯撰文 章流別集

卿淵二句 本文心雕 龍才略篇

傑迺十字 蜀志王平 傳平字子

功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霍光無學**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慮海內無人**宋祖無學**宋書鄭鮮之傳帝少事戎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恧南史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消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雖可比之**雜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驢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續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雜九錫封復稀山子**平頭上尾對語儷辭**原注何元之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非殊偕塗梁主必不捨其諡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畧

稱高祖曰衍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悵
夫變我稱予乃文成何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
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部太清記曰溫予昇永安故宋
言爾尖世隆之攻沒建業也然猶之繹上徵天闇敗
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諮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菲
由癡聲對之爲悲也或辭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
爲衡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好爲文章沈約謝朧
王融類相旅諺故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
上主人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居謠腰鶴鄴五字之中
音韻悉異兩何之內角後不同世呼爲永明體詩苑
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蠭腰鶴
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

辨如廱叟

漢書酈食其傳讖高業細以征自伐定天下而羇紳之徙
聰其知辯雅成大業酈生自擢監門待主然後川

吃若周昌

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爲人吃又
盛然曰臣日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陛下卽欲易太子

文川荆州

滿史梁武帝紀齊南康
然臣期期不奉詔于門帝位於江陵遂扇
東將爲諸陵王以帝加征東帝鎮石頭王珍幽斬東
昏二年正月進帝爲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爲王三

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
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
通經渤海高得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
遣晉陽介左右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
楊愔山提至鄴愔卽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
齊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
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
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
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
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
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
王按以年代殊爲乖剌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
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
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
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
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
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
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
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

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

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詶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何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

杜元凱撰列女記此條當連上補氏未及改正

者較年則前後别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若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龜鼈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

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夏姬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 昭王當云平王。即中左篇秦穆女爲荆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 列女傳。齊女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今殺婧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 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

帷栗一才一錢凡此皆從人妾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

戰國燕策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又畧與策同

分餘光

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織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

伯奇化烏

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烏鳴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烏華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令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載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七篇歟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

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爲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

懷嬴 〔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附後事符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孌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

杜魄荊屍 〔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荊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儶水名也亦作覽縣在泚泂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爲妄

漁父 〔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 〔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

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焉

細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觀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

二漁父〔莊子漁父〕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蚌〔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不肯相捨漁者并擒之〔天祿識餘〕兩謂鬪曰或改兩作雨非愚謂作雨者

不惟失義凡失詞

渡蘆中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為

混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與言諸篇各意

其流甚多

〔莊子秋水〕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有都已縶於是鼃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鷙鳴見逍遙遊

漸周孔

〔嵇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

女記

晉書杜預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書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子雲參聖語見論衡超奇篇

此論最允

雜識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紀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元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

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元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

祀字一作嗣字是

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殁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麽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蜀漢

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法言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按莊即注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謨君子

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鄉也子雲參聖本陸績述元見自敘篇或爲集不過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列名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嗣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牆牆簾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範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通不徵範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趙壹範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大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

若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彌尤疏。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厥聚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單襄告魯 史記魯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

曼滿語 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會於周 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符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公十六年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公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公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於周也

火嫁之閭 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罰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皆不及此也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改曰嚴）珮金玦（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聚鷸冠（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旣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詳徵驗也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

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熟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已下兼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
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小時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
之極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
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
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
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
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
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
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則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三年之喪二 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

鴻嘉永始 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行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滕公 原注卽僖公

大雨雹 今志作雪疑唐初本作雹

劉占注解 志滕公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 志劉歆以爲大

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公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公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具述宣成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祀年號如此每歲皆年原注始云元鼎二年積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搉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

此亦一說也溫公論理子元論勢論理者為萬世之大防論勢者諒一時之情事或嚴或恕義可兩存

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譏。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兩推前世。全違故

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於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家大蒐於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拔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衞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樂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睦孟以為當有庶人為

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顚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儁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鶂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

裔旣而古今路阻。閱見壅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尙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鈇逃債。咎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　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群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　後漢書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

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二國俱水

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

眭孟

漢書眭宏傳宏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大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爲郎

沙鹿壞

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山名

梁山崩

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鷁退飛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興

龍交鬭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

志注麓崩

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背叛之
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
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目壅河三日不流晉君
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
象也董說略同又六鷁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為風發
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
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鬭於鄭洧
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
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
德消變之效也拔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爭知嫂
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
諱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恆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釐十六年。

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氂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

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曰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吳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木拔見金縢

車債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債於齊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欲知而不傳傳恐當作傳

雨捲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捲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泰反間殺李牧遂爲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睍地上生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

烏相育志中下成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鸇同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郭侯之館而死按卽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此云景帝誤

亢陽為旱漢書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敘災不言應原泄載叅秋時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不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

蜮為

惑 〔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淫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蜮蜮猶惑也

麋爲迷 〔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牡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 〔志下上〕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曰爲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元楞元楞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成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 〔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悖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有七國之山皆永潰也

叔服郕伯 〔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天王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駁首係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郕伯來奔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易田謀萊 〔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志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易邑與

役宣公六年螽劉向曰
爲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此條已見書志篇而其文不詳故此仍並存

五行志雜駮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

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衞。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

五年參諸乘堤竇雞符會又合北奔衞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夸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氣祲所指若相感
應何太疏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
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逐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
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
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
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
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
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
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

符會。白圭之玷。何其悲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亦由季氏。孟叔二孫。亦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孼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産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

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得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會葬賜命命成未志師古注會葬弁僖公賜命賜呂命圭爲瑞信也命成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衞地變雅爲風黍離部著附王之闕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

□□□□師放□□焉

杞□□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悼夫人杞女也

伊戾讒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

左傳成公十五年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

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雞澤之會

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壯非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湨梁之盟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于是叔孫

務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政由甯氏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二傳為說**襄公三年穀梁會雞澤下卽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溴梁下卽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溴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參言**字書參言衒夸言也庶陰贊傳參言無驗**衞弒君**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已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魯遜越**在哀公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遜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若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河顙**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為道也束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麓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招殺偃師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謂爲匿空爲字似別穿一穴伏匿於有而出不言祕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誣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葢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

怪也子元此論似固然其詩則甚偉

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稽
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
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
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
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
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
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
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
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雖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前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雖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此駁無答

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
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爲侯雖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
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
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
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耶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雖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雖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

主遣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愼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兹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謏言凡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

批自深文然天下實有此一種人

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酉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㹠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伍者尙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

持論公允切中事情

旨在念則劬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耽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

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謬說。即從編次、用使眞僞混淆、是非參錯、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

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愼諸。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匿空旁出〔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也

左慈易質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吾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田常成子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

如齊以陳氏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脩權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諡為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砭綻

陳桓有寵語見左傳隱公四年**高祖雖子**語見史記高祖紀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是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雍齒史記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故不忍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為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鷹鸇之逐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

莽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皆將兵而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人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崔季珪　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還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逃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　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文鴦　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

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帝紀鴦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吉傳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

史記廉頗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胡質蓋子威

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畧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

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有饑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次似謀恐當作黔也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謐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廉爲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府衣不蓋形何樂而爲康妻曰昔若嘗賜粟三于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爲康不亦宜乎見列女傳

亦史戒非一

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書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

資足富十世而地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
帳使至方見婢牽犬
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布被脫粟

漢書公孫宏傳汲黯
曰宏位三公奉祿甚
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
記宏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
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於是朝廷疑
其矯焉宏聞之歎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阮籍

見
史
官箴按晉書阮籍傳籍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
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曰籍既
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
人時人歎為兩得愍謂此一段語乖誕光甚

舂相

禮記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大王祥

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
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冰凍忽
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
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

沂除寇賊

旌安初年則有凶作哀衛之亂是作魏之初起至高
貴鄉公時則有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撽討

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爲徐州別駕在呂虔等事後從討毋丘儉是爲司隸校尉時非爲別駕時

媪是媪字用史記文也予元書之臣予決不敢可逗王母事一本作娼非

漢幼聞詩禮云云幼聞接業退曰不應今節

忤時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躲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

晉闡其舊。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籙。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苟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

方云絶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

闕斯抵轢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
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
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
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
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
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
勿悄須等某表某傳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
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
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

使爭學苦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得書大悲。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
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
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蕭至忠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乃還復為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 唐書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脩史孫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脩國史則此云脩史卽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 家語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孫又見莊子韋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預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各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 晉書葛洪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

家之言力校雜**指綽拾遺**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
事三百一十卷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
亦云謝拾沈遺**東觀羣儒**詳漢書家**伯度譏其不實**
此處作揹綽誤及正史篇
韡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
盛根房大事史官記事無資錄之才廬相褒逃必為
後**公理以為可焚**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
笑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
發憤歎息背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王劭見譏**爾隴
又作詩見志門百家雜碎清出並次紀闕
文粹云王部在書見懲貴僚宋上留之為晉史彼王
瑜貨殖王廣作亂向子宏廣了華書貴韶之懼為所
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次捽按隋書亦作王韶然
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篇
榮累言王劭直書犯時**楊介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
忌從本文作劭亦介為人佞而智張昌宗
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
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歟時言賊下卿孤議之中宗
立拜中書令**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
監修國史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焉
又敗誅楚客日於權利背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
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
而紀本傳楚客亦領監修

史通削繁卷四終

嘉應廩生陳士芸校